

阅读之乐

张人健

人生中，阅读是一件快乐的事。无论是读书看报看杂志，读者都会在字里行间感受到阅读的喜怒哀乐，感受到各种人物的生活处境和对生活的不同感受，从中得到思考与启发。

小时候，从上泖港中心小学起，语文老师就开始培养起了我对阅读的兴趣，语文课就是阅读的起始课。每学期语文课本的每一篇文章，老师都指导我们认真阅读，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，有重要的篇幅，老师还要求我们认真记下来，背出来，以增加学生们的记忆力，深刻领会文章的中心思想。到了三四年级，老师就要求学生写作文了。写作文对学生来说，更需要大量的阅读积累，才能够更好地开启写作思路。

进了泖港中学，语文老师要求学生增加课外阅读。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去看书，增长课外知识，可以在书中看到外面更好的世界，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物。四大名著“红楼梦”、“三国演义”、“水浒传”、“西游记”中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他们的脾气性格，跃然纸上，你很快就能判断出自己喜欢谁不喜欢谁，在阅读中可以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。

4月23日是第28个世界读书日，也是我国的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，这是我国鼓励青少年多参加阅读，几十年前，我们就有了“开卷有益”之说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这种说法为更多的实践所证明。在校时，要想学习成绩好，要多读书。参加工作了，你工作之余，也要多读书，以增长自己的才干和能力。喜爱阅读，逛书店是个首选的好方式。书店里每天都有不少新书上架，即使你觉得买了用不上，你上去翻翻看看也是好的，至少你了解了市场上有什么新书问世。尤其是我国掀起创建科技大国，很多科技书籍出版问世，更是很多青少年的渴望之书。

阅读是一种快乐，学到的知识总是归于自己的，这使我想起了2017年8月“上海市民文化节”的知识竞赛，那场竞赛分为初赛、复赛、决赛三个阶段。内容涉及；戏曲精选、诗词经典、人文民俗。在参赛的人数数量、自己是否有能力晋级等未知情况下，我一路过关斩六将，挺进决赛圈，最后进入百强之列。真是不负自己从有个爱读书的好习惯。

感谢青少年时代，母校对我阅读的培养，我不会忘记这种乡愁。乡愁是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，那种阅读的快乐，永远常伴在身边，是一种永不消失的记忆。



撇清

少韩

梧桐树在雾中
抱紧了枝条。没有风
悲伤
凝成纱帐

裸露，让一棵树羞于面对
这样的夜色
想起一些疏离的
面孔，深褐色记忆，从雾中
升起

彻底的离开，比死亡
更决绝。我从树下走过
和一片叶子经过四月
没什么区别

那些远去的人，早已和
寒意
撇清了关系

忙景象。她是青年突击队的一员，还被大家推举为队长。既为队长自有担当，每天都在想发起劳动竞赛和劳动工具的改造。老棉袄穿不住了，脱掉；夹衣也穿不住了，脱掉；最后，大家每天几乎都干得只剩剩内衣裤。她是工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位：掘泥、抛泥装车、挑担、拉车……哪里人手紧缺就往哪里跑，好像浑身永远有使不完的劲——谁人不佩服，哪个不赞美，她在开河工地上又出名了。

1983年，48岁那年，她又被推选为生产队的妇女队长，而且一干就是18年，直到66岁那年才力不从心地退了下来。在村上人的眼里，她可算得上女子中的“拼命三郎”。因为在那些年里，在除四害、创外汇的特殊岁月里，兴旺村是沪上有名的捕雀大户，所以，农忙刚一过，正队长带上队里的一帮青壮年外出捉鸟去了。于是队里每天的农活全由她一人部署安排，连队里的“望水员”（负责水稻田用水排灌的管理员）也捕鸟去了，也把重担搁在她身上。她二话不说，默默地扛了起来。因潮汐缘故，经常需要半夜三更出门去田间巡视，有时还得一人撑着“看鸭船”（一种很小的木船）渡过五泖江去，要知道她是一个已有一定年岁的女性……

她是人们心目中的劳动模范，虽然在劳动模范名册上找不到她的名字。她是勤劳质朴、聪明能干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，是成千上万普通平凡的劳动女性中一员，也正是她们组成了一个旧社会受苦受难最甚、新社会能顶起半边天的一个伟大群体！怪不得村上的人常念叨她，打心眼里敬佩她。

举目新时代，这更是一个崇尚英模、呼唤英模的伟大时代，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一宏伟工程需要更多的英模涌现出来。

句“不可以翻垃圾桶”，他就停止了。除了翻垃圾桶的行为，包括其他我感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，比如：正在做菜的厨房，20个月的他想跑进去，我的一句“不可以”，屡试不爽。一把戒尺，象征着威严，让他知道什么“可以”，什么“不可以”。

一把戒尺，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，那是站在我立场的想法。如果把孩子比作一棵树苗，那么这把戒尺就是修剪树苗的工具，时刻修正树苗的枝丫，让他不断向上成长；一把戒尺，就像是指路牌，在他成长的道路上指明方向；一把戒尺，就像是一道光，让他在成长历程中，给予他能量，促使他不断向着光明勇毅前行。当然，我希望这一把戒尺只是一个“摆设”，因为当这把戒尺重重地落到我儿子身上时，我内心的不舍程度绝不亚于我儿子的痛感。我曾告诉我的夫人：“有时候我对儿子严格，希望你能理解，因为我多宝贝我儿子，我就会对他多严格。”欣慰的是，她理解。



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白色的天花板，阳光通过玻璃窗反射在了天花板上。天亮了，雨也停了。

吊水的手觉得麻麻的，我侧了下身，刚好看到趴在床边的母亲，从我那个角度望去，隐隐约约看到了几缕银丝，显得那么的刺眼。母亲似乎感觉的我刚才的翻身，抬头看向我，见我醒了，手再次摸向我的额头，母亲的表情有点喜悦，显然高烧退了，问我感觉如何？我点了点头说：“感觉好多了”。

有些记忆，有些生活中的场景，会深深地刻入到你的心田，永远也抹不掉。虽然过去这么多年，自己也年长了上去，但是这个场景时不时的还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现在自己也已经为人父，回想起那个雨夜时，有些记忆，会深深地体会到当时母亲为什么会这么坚持。母亲是伟大的，只有在她认为该为什么人付出的时候，那种果断、坚持、才会体现出来，任何理由与阻碍都无法阻挡。

然我行我素。季节一过，泥鳅盆不到了，就去挖蟛蜞，一簾蟛蜞能换回自己一顿米饭。母亲会裁缝，给村上人加工制衣，在母亲指导下，每晚在昏暗的油灯下她帮母亲缝补贴边、衣片。那时，制成两三件新衣可换回一斗大米。从此，她也学会了制衣，后来家里大小衣服大多是自己缝制的。可是，后来尽管每天使尽力气盆鳅挖蟹还是解决不了全

一位让人感动的女性

诸钟禄

年的温饱，还不满15岁的她被迫到村上一户钱姓家去做小长工。尽管还是未成年的女孩子，可是主人家里、田里什么活她都干，而且很快都学会了，赢得村上人的惊讶和赞美。俗话说得好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——生活磨炼了她的意志、锤炼了她的性格、养育了她的智慧、增长了她的才干。

历经风霜的花儿更显得鲜艳和茁壮，历经苦难的人儿更懂得珍惜和报恩。1950年冬，她15岁那年，土地改革中家里分到了土地。16岁那年村上纷纷办起了农业生产互助组，因为她聪明能干，很小年龄就被推选为副组长（正组长是成年男子张岳秀）。她任劳任怨，从不喊一声苦，也从不说自己吃亏，因为她有着强烈的翻身感：自己是土地的主人，命运全在自己的手上，相信生活一定会一年年好起来。

1958年，在新五万亩柳田正中央，要平地生开起一条南北走向的十里路长的建设河。全乡5000余名民工历时103天竣工了。在那冰封大地的严寒季节里，整个开河工地上，到处是热情洋溢的翻身男女，到处是红旗招展、人声鼎沸，挑担推车、你追我赶，挑灯夜战、夜以继日，一派生气勃发的繁

一把戒尺

张润顺

若不见。有时候，我若是“大发慈悲”给他5分钟手机，只要我手一伸，不用我开口，我儿子自然就把手机交到我手上。这一刻，我无比幸福，因为自从从我儿子出生那一刻起，一直是我的骄傲。一把戒尺，不是为了打他，而是为了更好地“修正”他，在他小时候就懂得，有些事为之就会付出“痛”的代价。

一把戒尺，不是为了怕，而是一种威。我把戒尺挂在墙上高处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威严，是对孩子的一种震慑。我从来不赞成孩子怕谁，尤其是男孩子，就应该“天不怕地不怕”，在人生的道路上敢于披荆斩棘，勇往直前，不卑不亢。这把戒尺常常积灰，因为几乎不用，唯独一次我儿子翻垃圾桶、屡说不听，不管干垃圾湿垃圾他都翻。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只是觉得脏，而且打翻了很难处理，我就拿出戒尺，在他手上轻轻敲打了一下。自此之后，当他想翻垃圾桶，我就一

雨夜

张禕石

与现在比，大多数地段都是泥路，在雨水的冲刷下，坑坑洼洼，甚至有些地方积水还很深。母亲骑的并不是很快，可是在经过一段最难走的路段时，车子狠狠的颠簸了一下，加上路面泥泞不堪，自行车车头来回的晃动，她用双手用力地把住车头，咬紧牙关，努力的控制住了车子的晃动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她是怕后座上的我摔下来，才会这么坚持。

到医院后，把我安顿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后，她又急急忙忙的过去挂号排队，等一切手续完备后，终于轮到了我，医生看了下体温表（具体那个时候究竟烧到多少度我已经不记得了），总之，医生建议马上吊水。我在药性的作用下，渐渐地睡意涌了上来，在我缓缓闭上眼睛睡着前的一刹那，在我眼中看到的是一副疲惫倦怠的身影，或许那个时候的我看到那个背影感触还不是很大。等我

久闻村上一些上了年龄的妇女们慨叹不已中的她，我觉得十分好奇。今日终得一见，黑、瘦，但身板硬朗，她给了我第一印象。虽已八十六岁高龄，但思维敏捷、快人快语，她那开朗性格、朴实实诚，马上给了我第二印象。

在交谈最后那一刻又给我留下第三印象——她不是劳模的劳模。

她叫钟红娟，但原本不姓钟；她出生不在农村，原本是松江城里人，拥有许多人曾经十分羡慕的城镇户口。她父亲十分能干，在世时，开了一间小商店，家境还不错，她生活得无忧无虑。后来，父亲病故了，天一下子塌了下来，日子一落千丈，母亲被迫拖着她改嫁到乡下一户钟姓人家。她12岁那年，松江迎了解放。乡村土地改革开始后，为了能分到土地，她和她母亲的户口被迫从城里迁到了这偏远的乡下。生活的巨变开始在她那稚嫩的心身上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。

自来到了这举目无亲、人地两生的穷乡僻壤之后，她首先面临的是两大生命重压：一是人格上的屈辱——在她身后总有一些心怀鬼胎的鄙夷之人指骂她“拖油瓶”；二是物质上的贫困——钟家也是贫穷之家，有了上顿无下顿的日子是常态。

但她很倔强，苦难的日子并没有摧残这颗美好的心灵。她毫不示弱地以怒目回敬了那些辱骂她的人，不肯流下委屈的眼泪。她也很好强，决心依靠双手去养活自己。来到乡下后，直到15岁之前的那些日子里，她每天像男孩子那样扛着铁 去野地里、沟渠内盆泥鳅，一部分自家食用，一部分去换些粮食回家。每天都一身烂泥巴，身上、脸上、头发上满是，于是一些人给她起了个绰号——“野兽”。但她不理睬，为了生存，依

当得知一个孩子即将降临时，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，然后开始筹备衣物、尿布、玩具等各种婴儿用品。在我得知夫人妊娠时，我的夫人操心婴幼儿用品，我网购了一把戒尺。

一把戒尺，不是为了打，而是为了育。在我儿子十个月左右的时候，他开始对手机产生了兴趣。他不会表达，也许也根本就不能完全理解每一句话，但是他对手机所产生的图像与声音开始感兴趣，于是开始拿放在桌上的手机开始滑动，哪怕看看锁屏壁纸、点点屏幕也是无比开心，这个时候他开始很安静，也不哭闹，只要谁拿走了手机，他就开始哭闹。家里人宝贝呀，玩一会儿吧。两三次之后，我感觉这个习惯必须得改，且不论手机产生的其他影响，最直观的就是对视力发育不利。有一次，我儿子跟我抢手机，我只恨戒尺没有随身带，直接收了手机，在他手背上一记抽上去，我儿子大哭。我并没有哄，也阻止家人哄他，只等他自己哭累了，不哭了，我灌输他不可以玩手机的思想。自此之后，哪怕我的手机放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充电，他都视

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。夜已经很深，雨似乎不是很大，但是在风的催促下，一阵一阵拍打在窗户上的声音，使人不愿意冒着这种天气出门。那“啪啪啪……哗啦啦……”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，让原本发烧的我，显得更加烦闷与无力。

勉强睁开眼，看到的是母亲焦急而又皱着眉的脸。她时不时的看看外面的天气，来回的走动，显得非常的焦虑。在她来回的走动了近五分钟左右后，我看到了她一副坚定的表情，眼神刚好看向我这边，看到我正望着她，母亲的脸上瞬间浮现出了微笑。并走向我，摸了摸我的额头，觉得还是很烫。就对我说：“孩子，看来不得不冒着雨去医院了。”我朝她点了点头。

等她准备好雨具，把我包裹的严严实实，抱我上了老式的三脚架自行车后座，她自己也穿上了雨披，推下了自行车的撑脚架，冒着大雨出去了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那个时候的路根本无法